

docri...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六十五號

據 民國宋憲章等修鄒允中等纂
民國二十五年鉛本 影印

山東省

壽光縣志

(一)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六十五號

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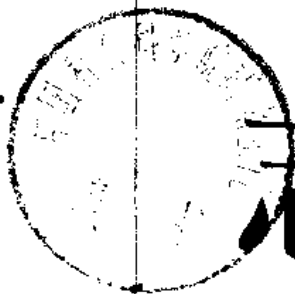
民國宋憲章等修鄒九中等纂
民國二十五年鉛本

影印

山東省

壽光縣志

(二)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7710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六十五號

據

民國宋憲章等修鄒允中等纂
民國二十五年鉛本

影印

山東省

壽光縣志

(三)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7711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六十五號

據

民國宋憲章等修鄒九中等纂
民國二十五年鉛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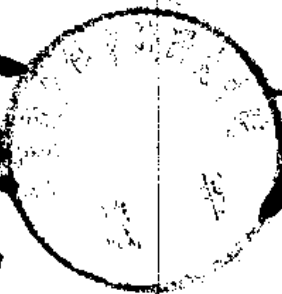
影印

山東省

壽光縣志

(四)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7712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臺一版

壽光縣志

全四冊

定價：新台幣一四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三—一八〇二）有六經皆史的说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匪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脆脆，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弊，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翟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日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節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曰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徭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徭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壽光縣志

民國二十五年秋青島市

濰縣路宜今印務局承印

序

近世稱志書之善者首桐城吳摯甫先生深州風土志先生爲當代文宗嘗刺深有惠愛而尤惓惓於深之人物文獻者也秉其素所蓄積施爲一一筆之於書肫切若親披案牘時實邁出古今著作之林以退休之吏衡量文事與士民往還類家人父子自來修志如斯故實殆未可一二數也吾嘗心儀其人壽光今奉令纂修縣志余以行政叢脞無暇親炙研席枕胙文史延邦人士開局集事公議所在皆主敦請前令鄒君心一總其成鄒君以名孝廉兼政事文學之選又前欲提創修志而未及爲者深重父老殷殷之

意惠然戾止話舊之餘商榷體例覲遐揆邇析合萃離組經緯亦因亦創視吳先生不能修志於在官之日而能補成於去職之後其爲韻事正同余旣欣志書之有託也又以鄒君爲政久邑人所繫念地方利病洞悉癥痲必有以益我者尤心焉嚮往之余以爲志書乃政書也周禮地官大司徒首重建邦土地之圖設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設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爲今縣志之權輿皆土會土宜土均之法及保息養民本俗安民鄉三物教民之所本而爲鄉大夫州長黨正之職所不能外其爲用固如是也今之修志地理沿革古蹟金石人物有關於考古者考証旣明皆一

成而不變而國體方更建設正繁其於政治有關於証今者則方興而未艾是於考古爲結束於証今爲開始余職司行政惟汲汲於政治得所從適之途求借鑑之資已耳鄒君既深以余言爲然又遜挹以離任幾近十年前此當戎事倥傯人民日處於水深火熱曾無所補救於其間今茲重來見夫道路修整交通利便公廨煥新監獄改善迥異舊觀以爲治蹟燦然大進入於正軌深致慨慕是固功令所督迫上計所期會積漸以成耳余何敢據爲聖飾焉而環顧四境農村凋敝工業不振商賈蕭疏民間疾苦殆倍於曩昔杼柚其空曷勝詩人大東之歎今試一讀新志民生未輯何

以輯之地利未興何以興之教育未普何以普之物產未裕何以裕之風化未淳何以淳之恐後此未盡之責猶復重如邱山政治改進本非可一蹴而及也亦非一手一足胼胝所能幾也有程序繼續之功焉時乎俶擾則拊循噢咻之爲急時乎安定則富庶教養所當先前人奠後人之基後人繼前人之緒苟有志於利濟其操心積慮未嘗不同也昔令尹子文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余得與鄒君上下其議論鄒君迺深慨今時爲政萬端待舉而民窮財盡措施實難必權衡緩急調劑盈虛事舉而民不擾乃爲善政其言尤悃悃無華余猶憶吳摯甫先生送某令序有云不可於

上而守吾法不可於法而利吾民不可於民而行吾志與吾學又云吾所謂不可非真不可也吾方字之而若棄之吾方恢之而若虧之彼不知吾之字且恢也而見以爲棄虧則不可於意矣是亦申論語未信則民以爲厲已之說也不綦難哉不綦難哉志例鄒君敍之詳矣余不復贅惟著吾二人所論爲政艱苦之言質之國人斬有以共諒之云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壽光縣長荷澤宋憲章序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	--	--	--	--	--	--	--	--

序

壽光縣志自清嘉慶迄今失修凡百有餘年邑人慮掌故就湮典章莫續方謀集事值政府有督修之命遂規畫從事編纂邀余預其役余惟修志一事恆視舊志以爲衡舊志誠善成規具在亦步亦趨斷代爲史續之斯可耳擅議更張非庸卽妄才學識三長未必過前人祇貽蚍蜉不自量之譏其或體例外違考證疏誤純駁互見詳略異宜主持非方聞碩士有乖於大雅未足信今傳後者正賴後賢補苴缺憾整理之斯可耳志書本一方之史實不難於因而難於創若夫因仍有創創仍有因則紛紜錯綜條理爲尤難

自惟有準今酌古出於重修之一途方今民國肇基號爲共和行政歷代政體不容於今而國民政府統一以三民主義建國視民元十七年來革命事業未符所期體國經野維新是圖剋赤縣神州未有之遐矩事不承前遑論清代際此玄黃嬗化而欲珥筆納文物於一軌鑿柄不入有必然者一縣之政與國響應如桴鼓名實既異載籍斯繁不別爲發凡起例將無以同條共貫勢須舊者還其爲舊新者著其爲新時代不相淆而大易革故鼎新之義見焉在昔記事如司馬遷之於史記志典禮如杜佑馬端臨鄭樵之於通典通考通志上下數千年而沿革秩然綱舉目張以御之有

法故也章實齋有言前志無憾則但當續其所有前志有闕則但當補其所無又言修志者非示美觀將求其實用也時殊事異舊志不能兼賅則事雖遞修而義同創造矧夫國體變更如今者非復殷因夏禮周因殷禮損益之間有出於孔子所言百世之外者哉茲按壽光嘉慶劉翰周舊志合康熙三十七年安致遠志乾隆二十年王椿志二者彙而重修大體臻善於斟酌之辨獨詳嘗評安志高潔有餘而體例未備王志體例仍舊而識見未闕顧沿革古蹟河泊諸門考證亦有疏略山東續考古錄新山東通志已多所糾正藝文志搜羅未備金石一門且付缺如大事編年表多屬

歷代要政非僅災異乃載於食貨與田賦同列爲例不純不無可議是不獨於今應創造於古亦應整理於是按時訂例以前清變法前爲一期變法後爲一期入民國以國民政府成立前爲一期國民政府成立後爲一期增葺故實隨國是爲轉移此皆未能盡循舊志者也余前承乏邑令本有志提倡踵修以時局搶攘萑苻未靖方措注於勞來安集未遑以爲歲丙寅邑人崔君翰卿趙君東甫步君筱蓬等咸注意及此徵文考獻費時逾歲舉百年來舊聞裒然成冊儲材已大備茲焉開局經縣長宋君斌甫監同邑人士崔淑庭劉可亭劉德石王荆門諸君子繼續前修仍必延余受

其成余學殖荒落於斯道實無補助深感諸父老不我遐棄藉以
話舊聯文字之歡補未償之願得廁名卷末爲幸而治行無似夙
無造於是邦邦人士獨備加以飾詞是則尤使余操觚傍徨而不
勝愧赧者矣是爲序

民國二十四年夏六月前壽光縣知事武昌鄒允中撰

重修縣志姓氏

督修

壽 光 縣 縣 長 荷澤宋憲章

監修

壽 光 縣 政 府 第 五 科 科 長 廣饒李中山

協修

壽 光 縣 政 府 第 三 科 科 長 滋陽欒仙洲

正總纂

清癸卯科舉人前任壽光縣知事武昌鄒允中

副總纂

清癸巳恩科副舉人前山東諮議局議員邑人崔亦文

分纂

前山東瑯琊道道尹公署祕書長邑人崔志堅

清邑廩生前選充縣參事會參事員邑人劉玉珂

山東優級師範學校畢業前本縣教育局長邑人劉子久

山東高等警察學校畢業前本縣勸學所長邑人王樹柵

前任東平縣縣長邑人趙愚軒

助修

清 廩 貢 生 邑人張鵬程

前 選 任 衆 議 院 議 員 邑人周廷弼

山東優級師範學校畢業前本縣中學校長邑人李雲峯

前濟南紅十字分會會董 邑人張克亮

清 廩 貢 生 邑人張會甲

山東高等警察學校畢業 邑人藺思學

山東法政專門學校畢業 邑人陳九成

前充龍泉區議事會議長 邑人李益亭

壽光縣黨務執監委員會常務委員 邑人辛景張

清己酉科拔貢山東法政學校畢業 邑人楊得標

山東省立鄒平農村研究院畢業 邑人劉殿魁

本縣縣政府第四科技術員 邑人李春官

前本縣地方財政管理員 邑人何硯田

濟南市商會董事 邑人國清湘

繕寫

山東上游河務局稽核股股員 邑人夏丕烈

鄉立高等小學校畢業 邑人劉紹冉

縣立乙種蠶業學校畢業 邑人崔冠賢

繪圖

奉天省立測繪專門學校畢業 邑人王懷義

鄉立高等小學校畢業 邑人李望高

採訪

山東法政學校畢業 邑人趙東甲

清 邑 庠 生 邑人桑樹棻

第一區首善鎮鎮長 邑人馬守榮

山東法政學校畢業 邑人李華基

清 邑 庠 生 邑人趙霖慶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縣立師範傳習所畢業 邑人劉英俊

清 邑 庠 生 邑人王馥堂

前選充牟平區議事會會長 邑人孫超凡

前本縣地方財政管理員 邑人鞏雲衢

本縣縣政府第三科科員 邑人鄭希文

清 邑 庠 生 邑人董鶴林

縣立高等小學校畢業 邑人姜濂溪

蒙獎四等單 庠 章 邑人王懷信

清 邑 廩 生 邑人劉洪書

山東高等師範學校畢業 邑人安省身

縣立高等小學校畢業 邑人傅廷翹

清 邑 庠 生 邑人董德亨

清 邑 庠 生 邑人梁春和

山東法政學校畢業 邑人劉秀江

清 邑 庠 生 邑人劉象山

清 邑 庠 生 邑人田步瀛

鄉立高等小學校畢業 邑人柴望高

清 邑 庠 生 邑人徐鏡堂